



楊天命

天命與國畫之緣

若要追溯天命與藝術的緣分，應從第一次“退休”說起。當時是1992年，我移民加拿大，雖然不是身家豐厚，但也可以自給自足，享受生活。由於計算到自己還沒到享受名利的時間，所以選擇“隱退江湖”，只是業餘算命、看風水賺錢。

於是，便有更多時間分配給藝術。當時大概30歲初的我，更有緣跟隨余鈞老師學畫。她是嶺南派趙少昂老師的得意弟子，有“牡丹王”之稱，畫作受到日本收藏家歡迎。

我與老師很投緣，她甚至把我認作乾兒子。更令人驚訝的是，她的第二個老師就是天運占星學的吳師青大師，因此她亦有分享吳師青大師的許多生平軼事和占星知識，令我受益良多。

在恩師門下，我學習的是嶺南派的國畫。既受藝術熏陶，亦有時間研究知識。還記得一開始學畫竹樹時，天命不捨得花錢買太多

宣紙練習，便在報紙上練。一兩年後逐漸打好基本功，竹樹、鳥類、蜜蜂……都曾躍然天命紙上。話說回來，不知閣下是否知道，若能把蜜蜂畫得漂亮，其實可與名畫家“聯手”，在畫中添上一隻蜜蜂，就可以擁有一張與畫家合作的作品？

天命恩師的恩師，便是嶺南派名畫家趙少昂大師。趙大師晚年入住九龍法國醫院，健康狀況堪憂，余老師囑咐我幫忙，我便特地從加拿大飛回香港，看看是否能從玄學、風水方面提供幫助。醫院中的趙大師雖然未到彌留狀態，但亦可看出，人生的果實已然成熟，快要到達圓滿落下的一刻。最終，天命也只是有緣見到他沉睡的最後一刻罷了。

這便是我與國畫的緣分。回想那幾年，除了畫畫之外，也學習欣賞畫家的真跡，雖然物質上樸實無華，但精神上很富裕。大師們的作品和風骨，都滋養着我的生命，將永遠伴隨我，縈繞在記憶的深海中。



少爺兵

閨蜜文字的女書

比起追看電視劇集，筆者較喜歡看真人秀節目，因為這類節目會到很多不同地方、民族村子取景拍攝，大部分都是筆者不曾踏足過的地方，如當地民族的風土人情，習俗文化，於筆者來說（個人喜好）頗具吸引力。

內地某電視台攝製的一個真人秀節目，筆者是觀眾之一，尤其有一集說到“女書”，觸動着筆者對這文字來源的興趣；過往筆者也曾學習過中國書法，猶記得老師說過“女書”，但當時老師並沒有詳加解說何謂“女書”，筆者只知道是文字字體的一種。

“女書”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被視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女性文字，只有四個筆畫，就是點、豎、斜、弧，從上到下，從右至左，其字體特點是書寫呈長菱形，斜體修長像女性，比較柔美纖細，秀麗端莊，只存在女性友誼和感情表達的文字密碼。據承傳的人表

示，“女書”文字創於當時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，一位被無辜禁錮的女子為向外求救，又怕書信內容為別人所知，故擅長女工技藝的她，將工藝技巧化成文字，被其他看懂的女工將她救離險境，以致後來“女書”成為當地女性與女性（即現代的閨蜜）友情溝通的書信文字，久而久之這套婦女文字的“奇特”漢字，在當地是母親傳給女兒，輩輩相傳，更是傳女不傳男。

時至現代，曾一度被蒙上神秘面紗的“女書”已是女性自我認同，自尊自信自強的一種精神體現，不單止是傳承文字的“美態”，更有女性一個家庭中的“德尚美”家風教育的含義存在。

然而，“女書”也有這一說：人死書焚！因為“女書”中的這些心情、故事等是寄託着一個女人在這世界上發生的一切，如現代人所說的“私隱”，死後將它焚化，一切也隨之而逝！



百家廊

鍾信

母親的等待與希望

世界上所有的母親，似乎都是為了等待而存在。懷胎十月，等待降生；育你養你，等待長大；結婚生子，等待成人；更多時候，是漫漫人生道路上不為人知的等待，就像等待黎明到來之前的黑夜，就像等待鳳凰涅槃之前的煎熬。可以說，有多少等待就有多少隱忍，等待中不放棄不拋棄的生命尊嚴，還有母者的忍辱負重和堅毅品格。

十六歲剛患病那會兒，關節疼痛起來如電流通過一般發生痙攣，我忍不住大喊出聲來，驚擾到鄰居。是母親沒白沒黑地照顧我，在床邊死死抓着我的手，生怕我有什麼不好的念頭。後來，我冒着被感染的風險，在家動了個手術，還是母親，每天給我清洗傷口、換藥、護理，深夜睡着了，我經常聽到她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我閨女會好起來的！”後來，我踏上文學創作道路，向報刊雜誌投稿，當第一篇稿件發表出來時，她去家屬院收發室找樣報，回來腳步踉蹌踉蹌，邊走邊說：“我閨女寫的，發表了，有盼頭了！”

從那以後，我勤勉寫作，這一堅持就是十多年，轉身回望，我看到了一摞摞榮譽證書，密密麻麻的電子文檔，堆成小山的泛黃書籍，卻獨獨忽略了在那頭一直踮着腳尖眺望、目光從未離開的老母親。她的個頭矮了，雙腿彎了，眼睛花了，但是依舊不離不棄，等待我的出人頭地，等待我用筆碰出一條活路。

天下母親都是驚人般的相似。後來，讀歐陽修，我被他的作文之道所感動，“無它術，惟勤讀書而多為之，自工。”更讓我久久觸動的是他母親的漫長等待。這要從《瀧岡阡表》的“誕生

記”說起。《瀧岡阡表》與韓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、袁枚的《祭妹文》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祭文，但是，這篇墓表文最初的題目是《先君墓表》，歐陽修父親去世較早，他由母親鄭氏撫養長大，四十六歲那年母親病逝，他將其與父親合葬，安置在江西永豐沙溪以南的鳳凰山上，創作完成了《先君墓表》，以懷念母親，也包括父親的生平事蹟。此後他經歷仕途的起伏和磨難，官場的排擠和讒言，先後任參知政事、亳州知州、青州知州等，他對《先君墓表》多次修改，改為《瀧岡阡表》，瀧岡即永豐沙溪鳳凰山的一處地名，阡指墓道。相比之下，文章增加了一百餘字，卻擁有不同的情感深意。仔細對比，不難看出，後者着重強調父親歐陽觀為官處事、品德修養對歐陽修潛移默化的影響，而這些都是借母親之口說出，這裡面蘊藉着母親的苦心和寄託，反過來看，這何嘗不是歐陽修本人對母親的重新理解呢？

這讓我聯想到魯迅先生，他寫過十餘篇悼念亡人的詩文，都是在逝者去世相隔很久才動筆，一是為了避免應景之作，二是源自內心的巨大悲憫，關乎生死的思考，後者正是暗夜裡他反覆探問的體現。同樣地，歐陽修修改墓表文也是一種自我修正，逐漸走進母親的心靈。平日裡，他就有修改文章的習慣，哪怕是二十幾個字的便條，他也要先打個草稿，所以他的詩文留下多個版本。傳說當年他將《醉翁亭記》一張一張貼在大街小巷，供大家提建議，然後再修改。

而從《先君墓表》到《瀧岡阡表》，明顯看出他的心靈軌跡和精神版圖。比如，“吾何恃而能自守邪？吾於汝父，知其一二，以有待於汝也”，我之所以一輩子守寡到現在，因為我了解你的父

親，他對你有很大的期待，我對你也有很高的期望。他還增加了一句，“汝孤而幼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，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”，你父親去世的時候，不知道你將來是否有出息，但我從你父親那裡可以斷定，他的後人必定有出息。字裡行間傳達出歐陽修是家族的希望，施灑出母親的拳拳之愛。

《先君墓表》中有一處細節。有天晚上，歐陽觀對妻子鄭氏訴說自己的為官之道，這時候他看到奶媽抱着歐陽修站在門邊，他覺察到自己活不過狗年，等不到孩子成年，便囑咐妻子將這番話告訴長大後的兒子。讀到這裡，我的心頭掀起圈圈愛愛的漣漪，他一語道出了鄭氏的內心獨白，“夫養不必豐，要於孝；利雖不得博於物，要其心之厚於仁。吾不能教汝，此汝父之志也。”鄭氏沒有多少文化，將歐陽觀的仁厚愛民傳達給兒子，這儼然是深藏着一份希望。

鄭氏的偉大在於獨自吞嚥寂寞，等待兒子有一天出人頭地；而歐陽修相隔十八年後修改墓誌表，也是一種等待……等到自己有足夠的成就光宗耀祖，再來追溯家庭歷史脈絡，同時汲取祖輩人格養分，這亦是一個人走向成熟、不斷歷練的精神境界。我從中讀懂了一位母親的堅韌不拔和良苦用心，讀懂了一個兒子的厚積薄發和文學情懷……既有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豁達灑脫，也有“名雖為翁實少年”的赤子之心，還有“行樂直須年少”的曠達胸襟。

沒有鄭氏寂寞守寡的漫長等待，就沒有北宋文學家、政治家歐陽修的青史留名，以及《醉翁亭記》對後人源源不斷的精神洗禮。歐陽修不僅是清醒的，而且清醒得可愛，得益於父親的教誨，母親的培養。所以，這種等待堪稱生命的奇跡。這使我更加想到我的母親，病重

時她的堅守，發瘋似地求醫問藥，她沒有半句抱怨，直到現在，她依然在等待着什麼。

很多時候，我不敢直面母親，尤其不敢面對那些咬牙苦熬而望不見盡頭的夜晚，不敢直面打碎牙齒往肚子裡咽的無奈，好像一閉上眼睛就失去了什麼，有種說不出的懼怕和惶恐。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勸慰自己的，面對這樣一個病孩子，這樣一個飄搖的家庭，我更不知曉她心裡的苦是如何排解的。我能夠做到的是想方設法從別處尋找答案，看過太多母親不惜代價救子的新聞，紅了眼圈，一聲重重嘆息後，心靈發疼發緊至不能自己；翻讀史鐵生的《合歡樹》，其中有一句話，“別人告訴我，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，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那個還未成年的兒子……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任由淚水肆意流淌，哭個痛快，哭個乾乾淨淨，似乎要把所有苦難重新清洗。母親沒有對我說過，“我不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作家，只希望你好好的，少受些罪”，但是，很多時候我覺得她已經在心裡說過很多遍了。

或許這就是愛的召喚。她的等待中分明燃着我的希望，我的意志，我的永不屈服，一小撮的光亮，也是磷火的；而我，也是在茫茫中等待着，像每天等待太陽的升起、落下，等待黃昏的光暈、晚霞，我在語言的國度中與文字相親相愛，用近乎癡迷而詩意的表達向這個世界傳遞着什麼，似乎又什麼都沒傳遞。

就在我埋頭執筆的瞬間，下一個十年，已經到來，此刻，我想起了一句話：“人類的一切智慧都蘊含在這兩個詞中：等待與希望。”原來，母親就是希望的代名詞。母親在，希望就永遠不會破滅。